

村舞燎起乡村发展新风口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姚改改

春节的脚步越来越接近,乡村的年味也越来越浓。在之江大地上,各村的舞蹈文艺队也在紧锣密鼓地排练中,只为迎接即将到来的“村晚”。一场场精彩的“村晚”犒赏着辛勤劳作了一年的村民们,一个个“村舞”则给了村民展示自我、秀出风采的机会。

“村舞”,顾名思义,就是乡村的舞蹈。舞台无关大小,服饰无关华丽,但展现了老百姓日常生活最本真的模样。“村舞”的参与者以女性为主,由于不受年龄、职业限制,既有农民、幼教人员、大学生,也有文化员、非遗传承人、戏剧爱好者……

随着“村超”“村BA”等“村”字IP火爆出圈,全国“村”字号文体活动也此起彼伏。人们不禁对“村舞”满怀期待,期待它能成为下一个乡村风口。

在浙江,遍地开花的“村舞”为乡村添上一抹动人的色彩,也为这片土地的明天播下希望的种子。

舞出振兴

“村礼大展示”“非遗大观园”“春联大派送”……1月16日,浙江省金华市金东区源东乡洞井村文化礼堂内热闹非凡。“我在金东过大年”——2024年金东区农村文化礼堂“我们的村晚”活动在这里举行。村民和文艺工作者从田间地头走上绚丽的舞台,散发出耀眼夺目的光芒。

“家在山里边,传说住神仙……一朵佛手花,年年开山间……”伴随着《佛手花开》动感的节奏,轻快的歌声,舞者手拿黄绿色舞扇,橙黄色的倩影浮光跃金,宛如佛手花绚丽绽放,轻歌曼舞间,舞出了金东的情与味,把“村晚”的气氛推向高潮。

仔细观察每一名舞者,她们的服化道都与金东息息相关。头饰和舞扇以黄色调为主,象征着金灿灿的佛手,轻曼飘逸的纱裙上点缀着婺剧戏服元素。

“这首《佛手花开》的创作灵感来源于金东特色农产品——佛手。”金东区文化馆相关负责人介绍,该舞蹈作品以佛手为载体,进行多元元素创新融合,用广场舞的艺术表现形式,表达了对金东这片希望的田野真挚、深沉、炽热的爱,将浓浓的“金东味儿”通过肢体语言的魅力展现出来。

一棵“金佛手”,一条产业带,一段富民路。金东区赤松镇北山口村以佛手闻名,一半以上村民从事佛手种植、加工、销售等相关产业。近年来,围绕佛手IP,村内佛手种植从单纯的地栽转到观赏盆景,又从盆景、果实生产销售转向精深加工、文化创意、休闲观光拓展、网店销售;从果农低小散的种植方式向规模化、集约化、现代化迈进,打造出“品牌+基地+旅游”的创新产业模式,走出了一条创新、绿色、科技、文创、旅游、共享的发展之路。

佛手是金东的一张“金名片”,基于佛手的“村舞”《佛手花开》也含金量十足——浙江省首届农村文化礼堂“我们的村舞”大赛金奖、浙江省农村文化礼堂运动会健身操舞大赛金奖、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群众广场舞大赛金奖……佛手与“村舞”的双金“捆绑”输出,达到了“1+1>2”的效果。每一次“村舞”的登台亮相,便是对佛手产业的一次别样宣传,更是对乡村经济的一次带动。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温州瑞安《蕉里情长》舞蹈节目中,一群农家女子通过榨、熬、舀、捣、碾、筛丰富的肢体动作呈现了手工古法制作红糖的劳动场景,展现了村民欣赏美、创造美、追求美的生活态度;杭州建德的《酥饼香》舞蹈节目,通过宋嫂的形象,活跃现场地展示了揉面、擀面、包馅等酥饼制作工艺,宣传地方特色添砖加瓦。

“村舞”不单单是一支舞那么简单,它所蕴含的经济活力正在被激发。

两个月前,浙江省首届农村文化礼堂“我们的村舞”暨第二届浙江乡村文化艺术节乡村舞蹈大赛在丽水庆元县开场,80多支村级舞蹈队伍1800余人热情起舞。数据显示,“我们的村舞”大赛期间,庆元当地接待游客6.3万人次,同比增长42.2%,带动旅游住宿餐饮行业消费300余万元,同比增长80%以上。

为了让“村舞”能够早日成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乡村地域文化新IP,赛事主办方还启动了“村舞”助力共富行动计划,包含“村舞”研究计划、“村舞”品牌传播计划、“村舞”联动走亲计划、“村舞”挖掘培训计划、“村舞”助力乡村振兴计划等五大计划,同时还成立“村”字(村晚、村歌、村礼、村舞、村运会)品牌矩阵联盟,助力乡村振兴。

舞出文化

“村舞”,虽说名字里带“村”,但它有滋有味村而不土。它是老百姓自己的舞蹈,唱的是“乡愁”,舞的是“乡情”,它更是乡村文化自信的一种表达,精神共富的一种符号,这些充满泥土味、生活味和乡愁味的肢体语言,记录下乡村蝶变的美丽印记。

在安吉章村镇的畲族村落郎村,流传着一种响木舞——以敲击木器起舞祭祀的一种传统民间舞蹈。每年农历七月初七、重阳、冬至等畲族传统节日,当地畲

专家说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姚改改

什么是“村舞”?“村舞”有什么特点?“村舞”诞生的土壤是什么?“村舞”能否成为下一个乡村风口?近日,带着这些问题,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采访了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社会学博士杨君。

城乡社会学、文化社会学是杨君教授的研究方向。从2015年开始,他便注意到散落在全国各地的“村舞”现象。“主要是因为城乡居民的收入越来越高,物质生活水平提高后,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越来越多。”于是,“村舞”应运而生。

“村舞”是乡村振兴背景下乡风文明、生态宜居、生活幸福的美好体现,它形式多元化,内容接地气。“村舞”在形式上有广场舞、舞台舞、艺术舞、排舞等,在内容上包括民俗特色、农耕文化、非遗技艺等。

“最近几年,浙江‘村舞’的热度持续走高,可以说在全



《响木舞》表演。(受访者供图)

民都会穿上民族服饰,聚集在祠堂或广场,敲起木鼓,跳起响木舞,表达对生活的赞美和热爱。

“虽然我就是郎村人,但在加入畲族艺术团之前,我对畲族文化一点都不了解。”郎村畲族艺术团成员涂国佳语带惊喜地说,“后来才知道,畲族文化如此丰富,非常值得我们学习。”说着,她列数起畲歌、畲舞、彩带、畲族符号等文化内容。

每当夜幕降临,郎村村委会前的广场上便热闹了起来,涂国佳和村民们一起有序地排练着响木舞。在领唱的带领下,村民围绕木鼓,以屈膝、弓腰的舞姿表达对木鼓的敬仰,踏着木鼓节奏,按逆时针方向围成圈缓慢转动,甩手走步、跺脚……

从最初6名女子自排自唱自舞,到节目经过五六次编排精进,涂国佳已经在畲族艺术团度过了十多个年头。现在的业余时间不是跳响木舞,就是编织畲族彩带,妥妥的畲族文化“迷妹”。

这两年,《响木舞》四处“征战”,“战绩”不菲,成为郎村乡村旅游的招牌。

“大家始终就是一个念头,一双鼓槌、一节响木,敲出美好生活,展示好安吉文化,表达妇女同胞对生活的赞美和热爱。”《响木舞》项目负责人黄英说。

《响木舞》表演队伍有近30名成员,其中半数安吉当地妇女。每登台演出,都能获得满堂彩。只见他们穿上传统服饰,男子身披竹蓑衣头戴竹斗笠,手执木鼓敲出有节奏的鼓点,女子手握竹棍围着木鼓起舞,背景音乐中既有畲语元素,又有悦耳动听的畲族歌曲,配以短促有力的号子声,整支舞蹈雄浑中又透着灵动。

随着时代变迁,响木舞的文化内涵也日渐丰富。为冲击中国民艺最高奖山花奖,当地邀请了专业的老师对舞蹈进行再度编排,将安吉的绿水青山生态优势融入其

中,在音乐中加入了山歌以及流水、风声、鸟鸣等大自然的声音。

响木舞这一畲族人认同并喜爱的自娱性舞蹈形式,成了连接畲族社会过去、现在和未来的重要文化纽带。

除了有少数民族文化特色鲜明的“村舞”,在浙江的农村,还广泛活跃着极具江南韵味的“村舞”。

金华兰溪是千年商埠,女埠也是其中一个因水而生、因水而兴的古商埠,当年有很多女子在此浣纱嬉闹,《浣纱入画图》这支舞蹈便是结合当地商埠文化编排创作而成,再现了当年女埠浣纱的生活场景。

丽水庆元县的月山村是乡村春晚的发源地。早在1981年,村民们便自发组织起来载歌载舞、欢度新年。拥有悠久“村晚”历史的月山,自然是“村舞”的沃土。由月山文化礼堂编排的《春溪踏歌》,便呈现了少女们在廊桥下愉快嬉戏的情景,将当地的廊桥文化与山清水秀的自然风光展现得淋漓尽致。

乡村舞者似一颗颗光彩照人的星,汇聚成璀璨的星空,照亮浙江的乡土风情,为这片土地打上独特的文化注脚。

舞出幸福

衢州常山县的芳村小镇文化礼堂内,每天都能迎来舞蹈队的村民。这两天,她们正在排练新曲目《九妹》,加入了扇子道具,有些姐妹还没有完全熟悉动作,于是加紧练习。

“你们打算去参加比赛吗?”一曲终毕,趁着休息的时间,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与村民闲聊起来。



《佛手花开》节目表演。杜雨霄摄

“这不是要过春节了嘛,我们在为‘村晚’做准备。”一位大姐脸上冒着细汗,微微喘着气回答道。“平日里,跳跳舞不仅可以锻炼身体,还可以和姐妹们联络感情,赶上重大节日,在舞台还能亮个相,这不是很好吗!”大姐爽朗的笑声传递出浓浓的幸福感。

在她们心里,自从芳村把1967年的一个轴承厂改造成一个未来乡村会客厅,新建的文化礼堂便成了舞蹈队的钟爱之地。风吹不着雨淋不着,还因为远离生活区,避免了扰民的问题。

2013年,浙江全面启动农村文化礼堂建设,目前已实现500人以上行政村全覆盖。据统计,2万余个农村文化礼堂,遍布浙江乡野,成为乡村“门常开、人常来”的热闹场所,也成为村民的精神家园。

近年来,尽管跳舞的人越来越多,但广场舞的群众基础最好。据统计,浙江全省共有500多万人在跳广场舞,在乡村更为常见。普通老百姓想跳就跳,想舞就舞,主打“开心”二字。他们在广场上跳,礼堂里跳,农田里跳,乡间公园里跳。

在开化县桃溪村,一处占地30亩的“牧童乐园”,羡慕了城里人。这个免费对外开放的乡间公园,里面配套了滑梯、秋千、海盗船等游乐设施,一到节假日,就成了欢乐的海洋。

近水楼台先得月。住在“牧童乐园”附近的村民们相中了其中一块小空地。桃溪村妇联主席丰雪梅知道妇女们有跳舞的习惯,争取来资金,在这块空地上安装了一套音响设备。不仅可以公放声音,还可以用电脑连接超大电视屏,供村民学习。

“她们都喜欢吃完饭,带着家里的小孩子一起来。”丰雪梅告诉记者,大人在欢快地跳舞,小孩子就在旁边的秋千、滑梯上玩。好一幅欢乐祥和的田园生活图!

幸福的“村舞”跳起来吧,为自己,为乡村,为美好的明天!



北山口村佛手直播间。厉聪/摄

“村舞”出彩,更要“出圈”

□ 韩亚聪

对于亿万乡村群众而言,表达幸福生活的喜悦劲儿,展现奋斗新时代的精气神,没有什么比舞上一段更有感染力了。

近年来,随着脱贫攻坚全面完成,乡村振兴接力推进,广大农民摆脱了绝对贫困,开启了新的生活,物质基础越来越牢,随之而来的是,更加注重自身的精神获得感,对文化生活的需求度和参与感不断提升。在这一点,我们从贵州“村超”的爆火“出圈”中便可窥斑见豹。

与“村超”相比,“村舞”其实有着更加广泛的群众基础。在大街小巷,田间地头,村社广场,随处都能见到乡亲们舞动的身影。农闲时节、茶余饭后,随着动感的音乐扭一扭、跳一跳,既锻炼了身体,也充实了生活。不夸张地说,“村舞”已经成为很多农民的一种生活状态和生活方式。

不久前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强调,大力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持续推进农村移风易俗。精神文明建设是乡村振兴的“魂”,而高质量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也需要一个个依托和抓手,“村舞”便是其中之一。我们看到,如今各地的“村舞”已经跳出简单的唱歌跳跳,而是赋予其文化内涵,文明风尚、时代精神,换句话说,就是越来越有看头,越来越有味道,越来越有思想,同时,也兼具有“村”味,将鲜明的乡村特色融入舞蹈,使其富有带着泥土气息的生命力与感染力。

值得注意的是,各地的特色“村舞”也不再是散落在四面八方的“珍珠”,一些组织和活动,将这些“珍珠”串联了起来,赋能其更大的传播力和影响力。全国妇联和国家体育总局举办了“舞动巾帼风采 悦享健康生活”2023年全国妇女广场舞(健身操舞)大赛决赛中,来自全国47个城市的59支参赛队伍,1000余名选手参赛。全国各地的很多村社都成立了广场舞妇联,将自发的群众性团体变成了一个“有组织”的队伍,把服务和活动延伸到妇女群众生活的最小单元。

“村舞”是全民健身的盛宴,也为基层治理贡献了群众力量。很多地方的“村舞”团队,既是团结凝聚妇女群众、宣传党的政策的重要阵地,也已转化为志愿服务、平安建设、纠纷调解等诸多治理效能,一些地方的“村舞”还舞出了经济效益。

“村舞”红红火火,遍地可见,但如何让它像和“村BA”一样出圈,还需要更深层次的思考和探索。

一方面,做好本土化和特色化打造。哪些“村舞”能够让人眼前一亮、念念不忘?必定是有别具一格地方特色,独特文化内涵的,这就需要各地要深挖自身文化内涵,结合独有的文化,为“村舞”赋能,展现自己“有趣的灵魂”,努力使其成为“引流”的密码。

另一方面,不断加强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拓展和优化。不断加大在乡村健身设施、文化功能设施、公共体育场等方面的投入,让“村舞”有发展推广的空间,着力提升乡村住宿餐饮业、城乡道路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让游客能够沉浸式享受“村”字号活动带来的多重体验。

同时,要注重传播效能。融合传播时代,想要“出圈”,必定离不开有效的传播,在这一点上,一方面要善于打造IP,比如设计专属的“村舞”IP形象,让自身特色形象化、可视化;另一方面,要注重多平台融合传播,充分利用短视频平台、自媒体平台进行集中宣传展示,这种展示是具有传播性的内容设计和呈现。

在一定程度上,“村舞”承载着乡愁记忆,也承载着乡村希望,我们期待它的早日“出圈”,更期待着每一个大山深处的村庄焕发新的活力,律动美好未来。